

中秋,过的是一种心情

□ 韩浩月

要到中秋节了。在走近中秋节的日子,红绿灯的闪烁没有变慢,车轮的滚动也没有减缓,而我的心境,却在一年时间过去多半之后,少了些浮躁,想要去盘点收获,休憩一下之后再出发。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露之后天气凉了,潮水起了,灯笼亮了,桂花酒斟上了……有的人正在奔往故乡的路上,只为守在父母身边,看一眼童年的月亮。回不了家的异乡人,打开窗户一样能看到故乡的月亮。千百年来,人们都是这样寄托相思——月饼可以不吃,月亮不能不看,那轮明月,早已经被我们认定与永恒、团圆相关。

以往中秋的时候,都会写一首诗。具体的句子忘了,但意境却还能清晰地记得,总体说来,无非是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那种孤独感。我知道那时虽然年少,但绝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某种程度上,少年时的孤寂和千年之前的李白是有所相同的。

我清晰地记得很多个童年时的中秋夜晚,月亮亮地挂在天上,庭院里铺上一层银白,我独自在被窝里窸窸窣窣地打开月饼身上那层薄薄的快要被油浸透了的纸张,那里面有一枚由面粉、青红丝和冰糖共同制成的月饼。月饼里面的冰糖真甜啊,它的颜色和窗外的月光一样白,如果月

光也能这么甜就好了。

和春节相比,中秋不是一个盛大的节日,它太短暂了,短暂到只有一个夜晚。但属于中秋的这个夜晚,却显得十分漫长。已经不记得每年这个最漫长的夜晚,我是在仰头望着月亮,还是俯头昏昏沉沉地睡去。我猜大多数是后者吧,每每在特殊的日子,我都会觉得身边的一切与我无关,会把在意或不在意都隐藏起来,只是想用最亲近的方式,不自觉地与流逝的时间融为一体。

中国人过中秋,过的不仅仅是节,过的也是一种心情,一种与节日吻合得非常紧密又妥帖的心情。这种心情是要和节日处在同一个频率上的,需要有一种仪式感。这种仪式感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内在的,吃一块月饼,赏一会儿月亮,与孩子谈论片刻童年,也是体会一种历史、文化与乡愁……也仿佛有了这些,中秋节才过得正宗,而不是平平淡淡、毫无感觉地被浪费掉。

朋友圈在中秋节又会展开一场“晒月亮大赛”,这是现代人过中秋的一种新仪式,“今夜月明人尽望”,只要拍的人和看的人都觉得有滋有味,也算过一个丰富多彩的中秋节了。今年中秋节的晚上最好别只在朋友圈晒月亮,要与大家一起沾一沾抬头望月或举杯敬月的福气。这种福气,其实就是对生活与生命持久又美好的憧憬和冲动。

中秋节快乐!

把思念带回家

□ 周成芳

临近中秋,各式各样的月饼让人眼花缭乱。对家乡人而言,那些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冰薄月饼最受青睐。

冰薄月饼是家乡独有的小吃,它没有花哨的包装礼盒和精致的雕花工艺,有的只是香甜可口独特口感及传承逾400年的厚重文化底蕴。今年厂家将口味做了适当调整,添加了玫瑰、桂花、芝麻等馅料,香气浓郁,酥软适当,甜而不腻。电视台还特别制作了一期冰薄月饼的专题节目。视频经微信公众号推出,众多网友纷纷转发,我也迅速加入刷屏的队伍中。

我刚转发朋友圈,就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能不能帮忙买点家乡的月饼?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又与我私聊,拜托,一定帮大哥这个忙。这位陈大哥曾是老家一所中学的教师。学生时代,我曾与他有过一面之交,后再无音讯。去年一位老街坊组建了老乡群,将遍布五湖四海的乡亲邀请到群里,其中就有他。我在群里获知,他早已调到外地工作。因是旧识,彼此加了好友,平时联系并不多,但我每次转发与家乡有关的内容时,他会第一时间关注。估计担心我会拒绝,他又补充一句,钱我马上转给你,你再加点代消费,我是真的太想念家乡的月饼了。看他接二连三地留言,我不禁笑了,忙说没问题。接

月满人间

□ 牛涛

中秋节将至,月亮渐渐圆满了,明月温柔的照彻人间,温暖了多少异乡人的心头。

我爱看这样圆月的月亮,一圈光晕仿佛是书法家添上了渲染。菊花也盛开了,那颜色金黄金黄的,喝着茶,赏菊赏月,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心里,渐渐静下心来,夏天的炎热渐渐过去了,我又添上了一件单薄的外套,岁月流到了九月,这一年,好像经历了许多事情。趁着这明月如水,喝一杯青柑普洱,想想心事,想想未来,不觉,已是夜半。

我是西安人,从小随着父母来到了广州,我对西安这座城市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了,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粤语也是随口就

几十年没变过的家居,各种盆栽令人赏心悦目。我童年爱玩的那辆大卡车,不知还在吗?我童年骑过的小单车,应该早就坏了吧!在初秋的风里,我突然有种怀念的思绪,姥姥渐渐年龄大了,腿脚也不利索了。记得那年,我生病了,姥姥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坐着飞机来广州看我。我躺在病床上,看到姥姥和大舅进来的那一刻,突然落泪了。还记得,那也是个月圆之夜。

又快到中秋了,姥姥一个人住,会觉得孤单吗?我真想回去陪陪她老人家,哪怕是听听她从前的事,哪怕是帮她捶捶腿。又或者,扶着姥姥,我们去巷弄外看月光。我已经年到三十了,这些年,拼搏的真的不容易。我把我小小的成绩说给姥姥听,姥姥一定很开心吧。

思绪万千,在这样一个临近中秋的

何以慰乡愁

□ 马亚伟

我的一位同学在国外生活,好几年没回国了。他说每当想念家乡的时候,就会开车去看一个湖。那个湖离他的居所有一百多里,其实并无太多新奇,只是他在湖边坐一会儿,感觉思乡的苦闷少了很多。

因为在他的故乡,也有一个湖。湖有个共性,就是有静气和清气,气质都淡然优雅。每每静坐湖边,感受晚风中清凉的湖水扑面而来的气息,他都会有回到家乡的感觉。故乡的风景、故事,都像电影镜头一样缓缓在眼前滑过,他整个人浸润在往事中,温暖的情愫油然而生,思乡的疼痛消散了很多。

即使在异乡扎根,我们的心底仍然有一根轻易就被拨动的弦。那根弦,是思乡之弦,它细弱灵动,常常无

声地吟唱我们最熟悉的乡音。乡愁是融入我们精神血脉的一种情感,永远挥之不去,一生念念不忘。“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鸟兽尚且恋家,人的情感更炽烈一些。

月圆之夜。月光粼粼泛在水上,一行一行,临摹着我的心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所以无论我们落脚何方,乡愁都会如影随形。那么,何以慰乡愁?人的情感总是如此,必然要找到一种寄托,如此才能安放我们漂泊不定的心。古人通过月亮或者夕阳来慰藉乡愁:“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我们慰藉乡愁的方式是一致的,总是要找到一些故乡的元素,深沉的情感才会有所依托。比如朋友找一个与故乡相似的湖,就是通过温习童年的记忆,安抚自己翻滚而来的乡愁。

何以慰乡愁?人生之初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印记,是最温暖的抚慰,是最长情的陪伴。



中秋的风

□ 侯建臣

好像是在突然之间,有了风,轻轻地,淡淡地,从某一个地方飘过来。

父亲的头发飘了飘,母亲的头发也飘了飘,父亲和母亲的头发都已经花白花了。

在父亲和母亲的头发飘动的时候,有什么声音发着光,也淡淡地从什么地方飘过来。院子到处都是影子,树的影子、房屋的影子,还有歪倒了的朝阳花秆儿和叶子的影子。

影子们在风里晃动着,有意无意的样子,使周围所有一切感觉都动了动起来。

土墙接着土墙,土墙上挂满了玉米和辣椒。玉米像是秋天笑出来的牙齿,秋天的牙齿与父亲和母亲的牙齿一样,在岁月中慢慢地变得黑黄,并一点一点地把水分消耗到刮过的风里。辣椒呢,是挂在季节耳朵上面的样子,红着,黄着。红的时候是浸了水的,把个小院子艳得满满的;红着红着,就带了黄了,是那种一下子看不出来的黄,却是真的黄了。渐渐地吧什么收起来了,到了挂在墙上的时候,也就是很深很深的秋了。

栅栏歪着,原本是拦了里边的东西的,整个夏天忠于职守地站着,到里边的东西一样一样离开的离开、衰败的衰败,栅栏也就懒懒的了。

父亲还在场上收粮,禾场设在村子西边的一个空地上,那是风聚会的地方。

豌豆最先从地里拉到禾场上来,风干上一段时间,就有碌碌“吱扭吱扭”把豆子碾下来;然后,黑豆、谷子、莜麦、黍子也都陆续来到禾场上,顺序似乎早就排好了的。于是大家追风一样都聚到禾场上,禾场的四周就高高低低地堆起大大小小的堆来。父亲绕着禾场转一圈,再转一圈,

思谋着先碾哪一堆、再碾哪一堆。

胡麻是最后上场的,当别的都收拾完了,剩下的杂草也收拾干净了,胡麻才上场了。每年胡麻都是最后上场,唱压轴戏的样子。村里人喜欢开玩笑,都说胡麻是角儿,角儿总是不急着出场,一直要在后台拿捏得差不多了,一直把台下观众的心吊嗓子眼儿上了,才摆了架势出来。所有的粮食都进仓了,胡麻一出场,接下来的日子就有滋有味了。

是场上最后的戏了,也是这个年头最后的粮食了。父亲把胡麻碾下来,扬去了杂草,筛完了芒子,把闪着光的胡麻倒进麻袋,就向了身子坐在场子的边缘。这时候父亲一般会点上一支烟,慢慢地吸着,吸着想想,一年就又完了;想想吸着,日子滑滑的,好多年就滑过去了。头上呢,是一根歪着脖子,也想着什么的样子,它的影子像以前一样,像以前的以前一样,罩在父亲的身上。父亲嘴里的烟气一出来,就蹿出影子,梦一样蹿到一个什么地方去。

抬起头,就是中秋了,已经有了一股节日掺杂在一起的空气在空气里漫着。“不知道孩子们回来了没有?”父亲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和草秆,把麻袋装在车上,顺着那条老路开始一步一步往回走。走走,回转头看看,看还有啥东西落下了。看看,就把一个庄稼人的一年看成最后一个段落了。

母亲在家里做着饭,母亲压了粉、焯了菜,又开始和面。面和好了,放在盆子里扬着,就又剥葱剥蒜。母亲做着这一切的事情,偶尔会抬起头来看看窗外。母亲会看到土墙,看到土墙上的玉米和辣椒;母亲会看到影子,有的影子一直不动,有的影子则一直动着。看着看着,母亲会在某一刻停下手中的活儿,母亲是想到了什么的样子。

父亲从场上回来的时候,母亲的饭也做得差不多了。父亲就在堂屋里那几个老相框前站一会儿,擦擦相框上落下的灰尘,跟上面的那几个熟悉又却已陌生的那人说说话。相框真是老了,里边的人都快走出记忆

中秋



了。母亲呢,就趴在靠墙的柜子前,看墙上儿女们的相片,嘴里念叨着啥,见哪一张相片上面有了东西,也会拿手擦擦。母亲手上还沾着面,一擦,相片上就是白白的一片,母亲就找出一块布子来擦。做着这些,父亲和母亲等着什么的样子。等着,也在想天还早着呢;也就想,或许孩子们已经到了村口。

父亲开始准备供月的东西了。他在院子的窗台前放一块板子,在板子上把瓜果梨桃都放上。西瓜是精心切了的,切成篮子的样子,在西瓜的周围把各种水果都放上;在水果的前面,是月饼。供月的月饼有大杂和小月饼。大杂是专门为供月做的,比一般的月饼要大好多,上面用模具印了月亮的样子。在大杂的周围又放发了许多小月饼。以前,这些都是孩子们做的,那些东西不少,但一家人在一起做着说着,节日的气氛也就渐渐地浓起来。做完这些,月亮就该从远处的墙后面钻出来了,月亮每年都是这个时候钻出来的。一开始是一点点光,慢慢就露出头来,最后就彻底地出来了,清清爽爽的,洗完了澡

一样。母亲也把饭做好了,出来叫父亲,顺便又朝院子外面望望。

先看,母亲什么也没看见;再看,就看见了月亮。

“月亮出来了,好大好圆的月亮。”母亲说。

“是哩,好大好圆的月亮。”父亲说。

“不知道外面的月亮是不是也这么大这么圆?”

“应该是吧,天气预报说今几个全国都是晴天。”

母亲就直直地看月亮,想从月亮上看出什么来的样子。父亲也看。就是在那时候,有了风。风轻轻地,轻得一下子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父亲和母亲的头发都飘了,飘得那么轻那么轻。也许风是顾忌着啥,是风不忍心弄起父亲和母亲的白头发了。其实,母亲感觉到那风了,父亲也感觉到了。

有风了。似乎是母亲说了一句,又似乎是父亲说的。

从月亮上刮过来的呢。似乎是父亲说了一句,又似乎是母亲说的。

风呢,就又把父亲和母亲的头发动了动。月亮呢,就越来越高高了。

“月亮”饼

□ 王小燕

每到中秋月圆时,我便好想好想母亲的“月亮”饼。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一年到头母亲总是家事农事缠身。但她总能在山里的酸枣、橡果成熟的时节,抽空收回大自然馈赠的礼物,开始为过团

圆节做准备。八月十五烙好“月亮”饼,带着孩子们敬献月亮,是母亲非常重视的一件事。她提前磨好小麦面粉,适时带回成熟的谷穗晒干,用棒槌敲敲打打,用簸箕颠颠簸簸,她在石碾上碾细,在石磨上磨成粉。她是从长辈手里学来的本事,在过节时大显身手:小米五仁馅饼、南瓜饼、酸枣饼、豆馅饼,母亲样样在行……中秋节前两天,母亲用温水泡软酵母,到了中秋节那天,发好的酵母冒着雪亮的面泡泡,闻起来酸酸的、香香的。

吃过午饭,母亲用瓢舀出小米面、白面,加上酵母和好一盆小米面、一盆白面、一盆削皮蒸好的南瓜面。她一手按着盆沿,一手迅速搅面成絮,几缕摺摺翻翻,直到成为面团。揉面很辛苦,但母亲总是笑眯眯的。等到傍晚面就醒好了,几个大面团,都使上适量碱面,可着劲儿揉揉揉,她揉几下翻一下,用手拍一拍,挤压排气,面泡泡还“啪啪”响,面越揉越光滑,手感越来越细腻,面香越来越浓。看着她脸上细细的汗珠,我真想帮一把,但母亲说你个头矮手劲小,揉不好越帮越忙。我还真有点不服气,等到母亲把大面团掐成剂子,我便迫不及待地参与进来。看母亲一双大手揉得飞快,我想着怪简单,顺手抓个面团一揉,手钻进面里,拉出来,手心手指都粘上了面,捏点面团搓搓手,一来二去,面揉平了,也没揉光滑,倒是手上粘满了搓不掉的湿

面,脸上抹满了面粉。母亲笑呵呵地传授真经,右手轻揉,左手快转,揉一揉,撒点干面。学着母亲的样子,那天傍晚,我学会了双手配合揉面剂子。包馅看似简单,做起来不易,弄不好就“露馅”了。母亲一个个擀,五仁、酸枣、豆馅,一样样包,团好剂子,搓成条形一弯,擀成的便是“月牙”;团成圆形,擀开的是“月亮”。

烧火用柴也有讲究,从场院抱回的麦秸草,适量加点干柴,火得碌碌熬底,但不能冒出熬沿。把饼子一个个放进受热的锅,母亲三翻两翻,两面烤得金黄,还没出锅,已惹得我们姊妹几个口水直流。但母亲说,再想吃也要等到月亮出来敬献完了才行。“为啥?”我不理解。母亲说:“月亮一年四季为我们照明,今天是我们的节日,我们得感谢人家呀!月亮快烙好了,你们去看看月亮出来了没有。”

我们迫不及待地拿出母亲煮好的柿子,摆上热腾腾各种馅的“月亮”饼。小妹指着天空大叫:“出来了,出来了!”我抬头仰望,玉盘似的月亮从淡淡的云层里出来了,那么好看。母亲虔诚地上香,我们跪在石桌旁磕头许愿……等到一炷香燃过半,我们摆好板凳,母亲收拾石桌,端上了过节的饭菜,哥哥爱吃五仁饼,我早馋了酸枣饼了。酸枣饼是母亲把三样面揉在一起的,她团团包上酸枣,擀开的饼子,绿莹莹红彤彤的酸枣状如玛瑙,好看不得了。看一眼,馋涎欲滴;尝一口,米香面香南瓜香酸枣香,真是吃在嘴里,香在心里。

又逢中秋,我想起了母亲的“月亮”饼。

人间最美是新秋

□ 韩景波

秋日里总有意愿发生,一夜雨落,空气一下子新鲜极了。宋人赵长脚直接用个“爽”字概括:“天气爽,新秋已觉凉生。”唐朝诗人白居易的感觉更好:“夜来秋雨后,秋气飒然新。”而我,忒爱听老屋檐流的滴雨声,声声慢,声声入耳润心,这时翻开一本契合心境的好书,握杯慢品,或者静坐写短文,都是一种特别的享受。

天光晴好的新秋日,更有大美。“离暑暂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来,荷花半成子。”白居易的观察真是丝丝入扣——诗的起笔,就是新秋的云,俗语说“七月八月看巧云”,这时的云是一年中最美的,不像春天模糊不清的云,不像夏日的浓云,而是纤巧轻盈,像羊儿在天幕的草地上闲踱,像写给心上的诗句……倘若能在一条山溪中找到一块洁净的石板,

抑或登上一座高山,在落日黄昏,仰躺了看天上巧云多变,这时的感觉,绝对不仅仅是一种享受那么简单。一阵风,落叶几片,云丝尽散,只剩天幕的一味高远,倍觉胸襟开阔,秋凉无比。“立秋十八天,寸草结籽”,秋天池塘里盛开的荷花都变成了结满莲子的莲蓬。庄稼到了秋天会成熟结果,春耕的忙碌,夏日“锄禾日当午”的辛苦,等的就是这一季的收获啊!

本应是一个美丽而又喜庆的季节,因为“叶落枝头枯”的缘故吧,让人联想太多,自古就有了悲秋之说。有那个必要吗?我们当为酷暑消,秋风凉而高兴,不失时机地去走进秋天的怀抱,与成熟同乐,与美丽的大自然同乐。如果要去联想,秋的到来,该是人生到了中年啊,那也是好的一——收敛起曾经的狂热,心静不浮躁,淡然不焦虑,含蓄内敛,修身养性,那该是人生的另一种美丽呢!

来源:《山西日报》《山西晚报》《今晚报》

